

文以载道忆万机

■夏体强

认识黄万机先生是在老家沙滩文化陈列馆,时间大约在2005年春末夏初,一个阳光和煦、万物生长的日子。那时我在当时的遵义市电视台供职,闻说家乡办起了沙滩文化陈列馆,应朋友之邀,去学习参观。

我和黄万机先生虽然都是新舟镇人,但交集不多,更多的是听别人说起。因为常听说黄万机先生的事迹,心中早已存满了敬慕。他是我们贵州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是我们家乡当代杰出的文化名人之一。

黄万机先生生前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全清诗》编委会顾问、《当代中国人才库》名誉主编,受聘为北京《发现》杂志社副理事长。是贵州当代著名学者、遵义沙滩文化研究的专家。

我第一次见到黄万机先生,跟想象中的“学者”的形象全不一样:衣着非常简朴,上身是青色的夹克,下身是土黄色的西裤,脚穿黑色的皮鞋。他个子一般,头发花白,如果走在一大群人里,不会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可越是这样,越让我肃然起敬。

我知道黄万机先生曾写过许多书,个人专著有《沙滩文化志》《郑珍评传》《黎庶昌评传》《莫友芝评传》《客籍文

人与贵州文化》《贵州汉文学发展史》《黔山灵秀钟人杰》等10余部,合作专著有《贵州当代文学概观》《国魂颂》《贵州古典文学作品选》《王阳明与贵州文化》《桐野诗集校注》等20种,出版书法集有《中国丝绸大红袍黄万机卷》《国宾礼艺术家黄万机卷》等6部,合作书画集20多部。

在与黄万机先生交谈时,我说想拜读一下先生的大作。黄万机先生回贵阳后没过几天,就给我寄来了他亲自签名的一套四本书,分别是《郑珍评传》《黎庶昌评传》《莫友芝评传》《沙滩文化志》。

通过阅读黄万机先生的这几本书,我感觉“生于斯、长于斯”的黄万机先生有很深的家乡情结,同时也加深了我对沙滩文化的了解。在黄万机先生的精神视野中,“沙滩文化”具有生命归宿的意义——这无论对他的学术研究,还是对他的人生情怀,都是如此。正是“沙滩文化”,在他八十多年风风雨雨的生命历程中,牵引着他的憧憬,寄托着他的情感,热烈着他的追求。黄万机先生曾回忆说:“我家住在遵义城郊90里的一个小乡场上,距遵义‘沙滩文化’的摇篮——黎氏沙滩村落只有十几里。孩提时代,从祖父口中听到过郑子尹、莫友芝先生和‘黎四大人’(庶昌)的名字。又随从长辈去过沙滩,踏

过乐安江中的石跳墩,坐过江上小小的渡船,见过村前呀呀响个不停的水车,游览过附近松柏苍翠的禹门山和殿堂高耸的禹门寺,陪亲戚闲坐江畔柳荫下,静观垂纶钓鱼。这一切,给我幼年心灵留下深刻印象,幻想要像先贤们那样做一番事业,流芳百世。”这,就是黄万机先生的“沙滩文化”情结,它种在黄万机先生幼小的心灵中,从此挥之不去。

这一情结具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致它由朦胧的希望升华为自觉的文化使命。在黄万机先生10余部个人专著中,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当数《郑珍评传》《黎庶昌评传》和《莫友芝评传》,其中蕴含的心血,自不待言;但从缘起上看,则是文化使命感召唤的结果。

这三部评传和《沙滩文化志》展示了黄万机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它不是天赐的,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而是长期文化积累形成的厚积薄发。对黄万机先生来说,他丰厚的知识结构和积累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黄万机先生虽然天资聪颖,但更勤奋好学。读初中时,他就利用寒暑假期间每天早晚放牛的时候,骑在水牛背上背《古文观止》《聊斋》里的经典范文。

在原遵义师范读书时,他有“活字典”之称誉,其所以然,源于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好学不倦。

他可以数月如一日,在省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数年间,他所抄录整理的笔记,足有一尺之厚,个中甘苦,鲜为人知。

黄万机先生很忙,这部书刚写完,他又立马筹备下一部,也算得上是“日理万机”,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深深感受到黄万机先生的勤奋与执着。

黄万机先生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这种精神素质的外化,它构成黄万机先生做学问的基础。

郑、莫、黎三部评传,都是优秀学术著作。这三部评传给黄万机先生带来了广泛的声誉,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郭延礼认为,三部评传“材料丰富,翔实可信,论述精辟,时有新见”。

确实,绵延一个世纪之久的“沙滩文化”是一个奇迹,而它的三大杰出代表就是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有人把“沙滩文化”与“齐鲁文化”“河洛文化”“吴越文化”等量齐观。

故乡的先贤自始至终都是黄万机先生心仪之所在,他当然为他们感到骄傲。

据朋友介绍,黄万机先生有傲骨,身上透露出一股倔强之气。这样的人,永远学不会察言观色,学不会随波逐流。但他又谦逊平和,从来不懂什么是架子,你不会看见他咄咄

逼人,但他不会违心地背离自己的学术见解和道德立场。他衣着朴素,这最能显示他心底纯正的本色。他有的不是故作清高,而是自信庄重;他不擅社交,不多说话,但谈起学问却可以滔滔不绝。

黄万机先生是一个内向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他的生活是寂寞的,但正是这种寂寞,让他以文载道,寂寞差不多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宿命,黄万机先生慷慨接受了它。像黄万机先生这样的学者,理应受到更多的尊重与优待,但他并不在乎这些,他依然在走自己的路,一个不高的背影,仿佛若有所思。

我最后一次面晤黄万机先生是2020年10月27日,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组织文史专家赴遵义考察调研。还是由于工作忙的原因,我没有陪同黄万机先生到赤水土城、大同、复兴、丙安诸古镇考察,甚是遗憾。

2022年2月6日11时26分,贵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客户端在《动静新闻》播报了《“沙滩文化研究第一人”黄万机先生去世,享年87岁》的消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文学所研究员、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黄万机,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2月5日15点20分在贵阳逝世,享年87岁。

黄万机先生走了,但他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永存!

一条路

■李叶

学,与凤冈特殊教育学校睦邻友好10年,见证了彼此的成长。那宽敞的操场、高大的教学楼和绿茵草地上,仿佛还回荡着孩子们奔跑时的欢声笑语。曾经的烂泥潭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却还留在我记忆的深处。记得2015年初见它时的模样,还真的有几分不堪,闻一多先生笔下的死水,或许和它同出一脉吧。每日放学途径四小,我都会感谢它的退场,才让我可以见到孩子们在足球场上纵横驰骋、飒爽英姿的样子。

前面的十字路口,右转就是凤冈县英华幼儿园,我儿子曾在这里上学,我和它算是老朋友了。这些年它默默守在何坝这片土地,哺育了一个又一个孩子,为何坝的学前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它身后,是花团锦簇、生物种类多样的湿地公园,每天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我常常在这里跑步,感受着它呼吸的脉搏。可如今的“美人”,在五年前还是一片荒野,挖掘机翻开它的皮肤,给它做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整容。这不禁让人感叹,变得美好付出的代价是疼痛且漫长的,但是又那么值得。继续往前走,过马路便

是凤冈县中医院,宽敞明亮的门诊大楼灯光已经亮起,给前来就医的人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在何坝,看病曾经是一件麻烦事,要乘车去县城,而下午六点公交车收车后,出租车司机也对何坝望而却步——路太烂了,加钱也不愿意去。而如今,在这里看病就医变得便捷,医院就是默默守护着人们健康的天使。

再向前走,曾经的农村信用社搬进了新大楼,富丽堂皇的办事大厅让办理业务的人们再也不用挤在狭窄的门口,而是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吹着空调,等待喊号。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变化,正是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和凤冈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变化的最好证明,农民手里有钱了,银行自然也要换上气派的新装才匹配得上。

最后再走50米,就到“家”了——凤冈第五中学,它是我在凤冈住了6年的家,我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它给了我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我的两个孩子在这里孕育出生,从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到进入学校。我看着这里的教学楼拔地而起,看着这里的花草破土而出,看着这里的老师辛勤耕耘,看

着这里的学生茁壮成长,心中充满无限自豪。在这书声琅琅、学习氛围浓厚、充满了朝气的学校生活,是我的幸运。

我今天的回家路算走完了,但这条路还没有完,它向两头延伸,一头向凤冈新农村,一头向凤冈新县城,而这两头的风景更是妙不可言,应该留给这一段路的人来介绍。

短短六年,我看到了一条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外在体现在一栋栋教学楼、一排排商铺,一张张笑脸上;这种变化内在体现在凤冈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特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办学内涵的丰富和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上。凤冈特殊教育学校,更是向凤冈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春风十里,未来可期。”随着新国发2号文件出台,凤冈教育事业将迎来新的“黄金十年”。我坚信每一个凤冈人定当年记嘱托感恩,勇担使命闯新路,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走过的这路,是教书育人的路,我走了六年,今后还有无数个六年。这一路上鲜花烂漫,风景宜人;这一路上人人笑容满面,朝气蓬勃。

一剪梅·春耕

(周邦彦体·中华新韵)

■董永川

九九梅疏柳色新,
缕缕柔风,
朵朵轻云。
谁家花燕问新泥,
布谷声声,
垄上耕春。

农汉鞭挞沃野耘,
一蓑烟雨,
珠汗湿襟。
早烟席地话桑麻,
粮黍千千,
粒粒皆辛。